



本书
集合当代
最富才情
的**美文**女作家
{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
内容到语言**芳香之旅**
女作家/用温暖的笔触
关注少女**青春**期
的成长

雪线上的空响

的文字背后
蕴藏着/意味深长的
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般
至善至美的
看待世界  对待他人
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
成长河流

去



本书
集合当代
最富才情
的**美文**女作家
{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
内容到语言**芳香之旅**
女作家/用温暖的笔触
关注少女**青春**期
的成长

雪线上的空响

的文字背后
蕴藏着/意味深长的
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般
至善至美的
看待世界/对待他人
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
成长河流

去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线上的空响 / 指尖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3. 6
(紫丁香唯美书系)
ISBN 978-7-5468-0544-3

I. ①雪… II. ①指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8877号

雪线上的空响

(紫丁香唯美书系)

指 尖 著

责任编辑: 侯君莉

封面设计: 三合设计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cn

本社博客 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 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76(发行部)

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

ISBN 978-7-5468-0544-3

定价: 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序： 云朵里的修行

指尖

对文字的拆开、打破、组合、重建的过程，我把它称之为修行。无疑，我热爱这种修行的方式，并常常在文字中将或幼稚，或成熟，或冷酷，或调皮的意味袒露出来，这就使我的文字风格呈现出一定的多变性，很难有人把这样一直在调试中的文字归纳于某类型，这跟我的性格毫无关系，甚至跟我的生存环境也无关系，这不过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，它使我在不断的摧毁和重建的同时，走向想象中的圆满。但这条路，乃至这种方式，都注定使我困惑、疲惫、受质疑、批判或者否定，而所有这些必经的过程，随着年岁的叠加，其艰难程度已越来越不令我忧惧，或者应该说能够轻易解决。这并不能说我自己有多强大，只能说，生命本身所蕴涵的能量真是无法估量。所有来自宏观或微观世界的苦难，我已能够坦然面对，并在解缠和与之相持的过程中，渐学会了挪移和转换的小窍门。这并不能表示我有多高明，说穿了，我更像孩子，想用一些新鲜的玩艺儿，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快乐和满足。

而在另一方面，我却深陷于那片暗淡，却温暖的，泛着晕黄、陈绿，甚而发霉的、被云朵打湿的记忆当中，从未走开过。一个充满跳跃的，易变的表象，与一个顽固的、传统的、愚昧的、充满虚幻的理想主义的内涵相融汇，这就是我所构建的文字的真实状况。

我大概永远也走不脱乡村情节于我的纠扰，或许从未有过走脱的意愿，也或许是经过年轻时所谓的闯荡而渐渐看轻了环境于人的好歹，并不是什么地方一定适合什么样的人，只能说，当一切成为习惯，你便没有了

序：
云
朵
里
的
修
行



挣脱和改善的冲动，而甘愿固守此刻。但在这点上又与我所追求的文字风格相背离。如此，我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抗议目下生活的平淡无奇吗？这也是个问题。但如果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乃至与生活相牵连的事物，改变一下文字风格和表述方式，无疑是最好的反抗和颠覆的方式。

如果在此路上无法得遇真神，何不在彼路上修行？

我因之而生的快乐，和对生活工作的加倍热爱，其动力大概来源于此。

我生活在藏山地界，太行山西麓，境内森林密布、沟壑纵横，鸟雀无数，我的工作每日与树木山峰交接，常去往山沟丛林，或者古村旧户，这种在年轻时想都没想过的工作成为我眼下的热爱和糊口的饭碗。人在一定的年龄里，会变得安静、坦然，接受现状，珍惜当下，并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幸福。但幸福这个词，越来越薄脆不可触碰。幸福是一个永难企及的境界。或许，当一个人走完生命最后的历程，在黄泉路上扭身回望时，会感到幸福？当然，这不过是猜测，没有谁从黄泉路上回来过，告诉我们关于幸福的真实滋味。我跟所有人一样，怀着虔诚和敬畏的心情，在小心翼翼地等待和寻找幸福的日子中渐渐老着，妥协着。但每次，当我面对着天空、大地、庙宇、村落、古木、青石、飞鸟，老人，孩子，周围巡视的黑猫，摇摆的小鸡，这些熟悉而陌生的物体好像循着一条暗道，沿着我幼年时光逶迤而来，我在它们之中，恍如隔世。这种讶异之感真让人感动。某些时候我会落下泪来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会把它们置换到文字世界里去，在那里，没有过去和现在之分，没有幸福与否的纠结，我们一起，在暗淡的岁月之中，经历着只有我们的世界才会发生的故事。而在彼时，作为书写者的我，是一个被神催眠的愚者，脱离了现状，落在大梦之中，恍惚走一小段过去的路，河水清澈，水草葳蕤，小鱼跳起来，又落下，听见啪的一声。我正在回去，乘着暗淡的光线，用纸当船，笔当桨，划向记忆的故乡。

我贪恋每一次貌似无我的写作过程。情愿让文字把我带回到独属于我们的场中央。并暗自喜乐，不与人言。我一直觉得，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，守口如瓶是他最基本的素质。在赵氏孤儿藏匿的地方，立着一块大石碑，石碑上满当地刻着一个泛金的字——“藏”。通常情况下，旅人们会穿过狭长的檐下小道拐进山腰处的藏孤洞，而对它的存在熟视无睹。先

前我也未注意过它的存在，直到某次，近黄昏时分，夕阳映红了整座山，那种红中带黄、冷中带暖的色彩使山上的树木、庙宇和檐头的瑞兽们呈现出一种神圣而静洁的光芒，我回头，报恩寺后面渐暗的通道尽头，那个字亦被光线照耀，发散出冷静安然的廓然之态。当过去永远消失，被传说的口舌胡乱评说，何如沉默成一个字更有力量？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少有的轻松。这种卸下负累的通透感一直延续到吃晚饭，到第二天打开单位办公室的门锁，到随后的一次远行，到今天，此刻。

我在此土里耕种，在彼路上修行，一切生发得如此自然，惯常，无一丝疑义，无是非，无大欢，无大伤，只安安的，静静的，怀着谦卑的心，感戴，敬畏，关爱，接纳神赐的所有善孽，因果，并甘心藏在记忆的云朵里，写下关于乡村圣殿里曾经和未来的一切。这般滋味，悦不可言。

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辑 树

诸林前	2
禅房的树	13
惩罚	16
古柏	19
空心	22
种子	24
云上的字句	26
镜子	29
繁花	31
忧伤的精灵	34
大雪	37
红涧沟	40

第二辑 神

庙堂里的事	48
-------------	----

人和神的村庄	56
神的自留地	65
黑暗之光	75
TA 们的集会	78
幻视者	81
完美世界	86
隐藏的珍宝	90
与先祖逢晤	93

第三辑 人

亲爱的宝贝	100
生命线	104
雪线上的空响	108
你的样子	120
秘密庄稼	125
影子城堡	128
来去天堂	132
黄金	135
贴着天使飞	139
如一日	148
被神接住的人	154
劳作者	159
天光云影共徘徊	17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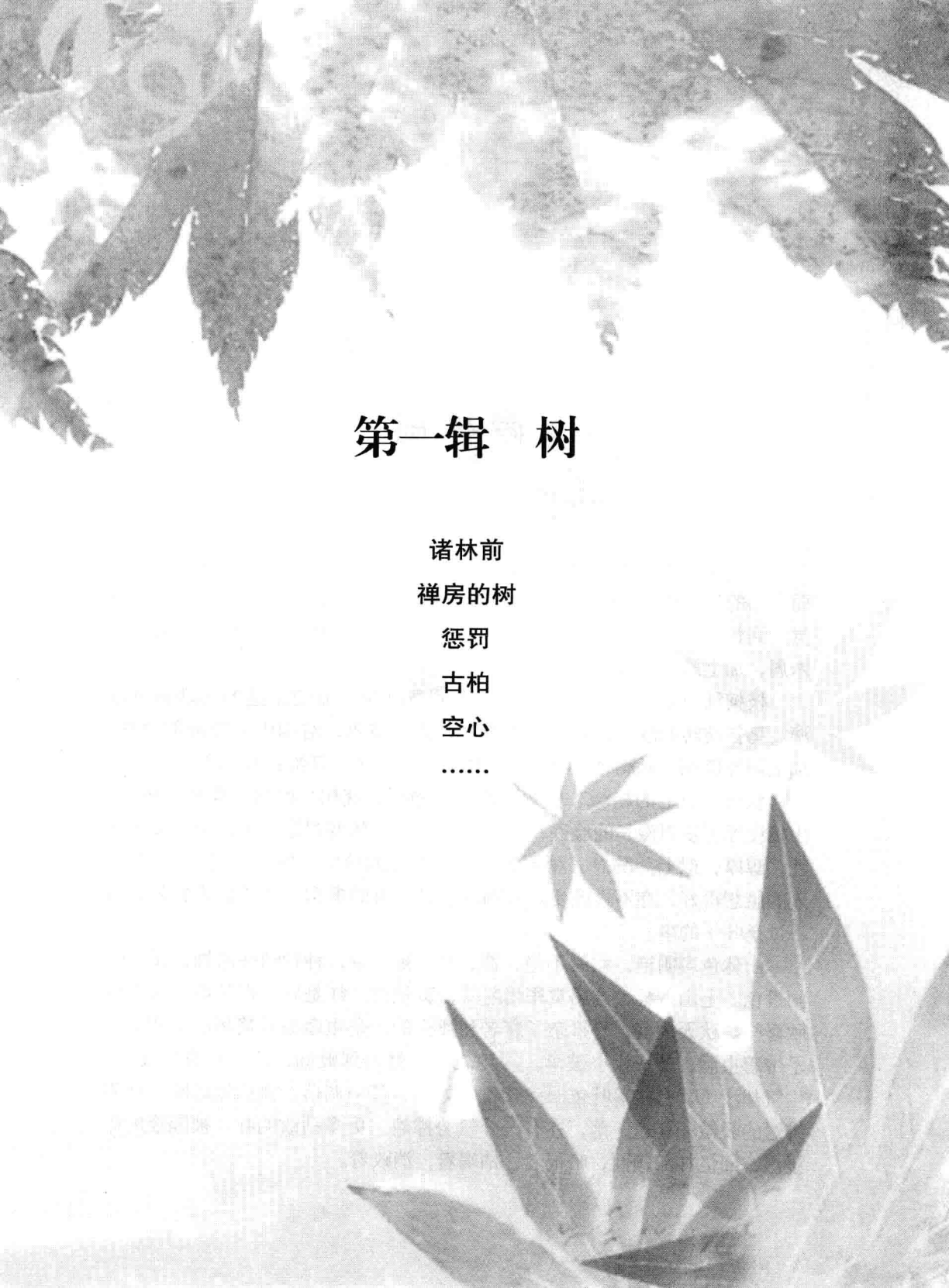
诸林前

夜里下过雨，林子里湿漉漉的。在山上，湛蓝的天空仿佛伸手可及，而太阳的热量也发散得格外直接。某个停顿的瞬间，有烤着一盆炭火的感觉。到林子里，温度迅速下降。走一小段路，鞋和裤腿上沾染上碎密的草木屑，加上露水，很快湿了。

枝柯稀疏处，阳光透过枝叶射照到草叶尖，晶莹剔透的露珠悬垂欲滴。鸟雀婉转的歌声传来，乱中有序，此起彼落，喧闹中有安静的余味，加上阳光斑斓，洒满林间草地，使林子明暗交加，宛如陷入迷境。

秋天，山上的松树、柏树、漆树、榆树、槐树、枫树、柳树、桦树、山杨浸淫了岁月漫长的痕迹，纷乱呈现，使山体变得厚，繁，杂，多，混乱，醇厚，似七分醉意，稍不矜持，要癫颠的感觉。好在山是土石构成，人的臆想再好，亦不过虚妄。万物均遵循旧有的惯常。叶子们再狂野，也不过是叶子的事。

山体色彩明艳，缤纷不绝，黄、红、褐、绿，种种随便涂饰，便是如画景色。上山入林，这感觉稍稍削减，黄是枯，红是碎，褐是烂，只有绿欣喜些。秋天的美，是掺杂了衰老和死亡的，是生命极处繁华的绝望。叶子带着虫洞，若一枚小破伞。一场战役，努力到败局，杀气和意气还在，生气却没了。有些落叶依旧完整青翠如初，梦中凋落，错失地顾盼，怀着绚烂的骄傲和霸道，落，亦有三分气势撑着。更多枯败的叶，被隔夜的雨浸湿，回忆加深颜面，暗褐着，枯竭着，消败着。



第一辑 树

诸林前
禅房的树
惩罚
古柏
空心
.....

秋天的林子，虫蚁已无踪迹，狼藉不堪的枯色掩藏住一些真实的东西，比如，死亡。

一条小青蛇悠闲而来，拉着身下的枯叶，刺啦刺啦地响，后来，它遁到枯叶下，世界瞬忽归位，安静如初。

自然界的存在都是有序的，连这遍地的死亡，都有生生不息的支撑和陪衬，没有一丝悲怆意味。

上午，树木的影子倒到西边，下午影子又把东边的树林遮盖。夏天，林子跟旋转的日光捉迷藏，无论阳光从哪个方向来，树林里都巧妙地保持看空间的阴暗、清凉，枝蔓横陈，使人贪恋热爱。

在林子里缓慢地走，跨过纷乱的草体和荆棘丛，蝴蝶随行左右，头上肩上，身前身后，成群结队，伸手可探，可得。拿两张白纸，随便一扑，纸间便有一双忽闪的翅膀，轻轻揭开，它鼓鼓的小肚子，绚烂的图案，触角伸长，像在找寻出口。终是不忍，放开，它便展开翅膀，飞走，指上徒留一抹白粉。

蝴蝶是不记仇的。

暗色的林子里，因这些纷飞的蝶，使人间充满幻想。传说树叶是蝴蝶的前世。在林中，有时分不清是树叶和蝴蝶。山鸡清脆的鸣叫掠过树梢，惊得人猛抬头，却是亮晃晃的日光，眼前一片片黑斑，若无数羽毛落下。

山上的山菊花、败酱草、桔梗、芒草、胡枝子、野姜花、藿香、蓟秋、牡丹们开在任何可能的地方，石片下，石头间，道路中央，树体中，乱草和荆棘丛中，乃至一些肉眼无法探到的角落里，怎样的行走都能遇见一抹惊艳。人生便似走一回林中小道，谁都无法设想下一步上帝会给你怎样的遇见，喜的，痴的，心动的，难以推测。

到人走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蚊子们便上场了。它们得到了怎样的讯息呢，或者不过是本能，从停歇处蓦然飞来，叮在我们的皮肤上。身上马上出现一个粉团的疙瘩，这点缀让它有了几分滑稽的可爱。民间传说，甜皮苦命。连蚊子、跳蚤这些嗜血的昆虫们，都喜欢停留的肉体，怎么不是有情人？蚊子贪婪放肆叮咬，留下众多印痕，乘兴而去。而发痒的滋味和痕迹，几天之后，会消失，你的身体看起来，完好如初。

在夏天的林子里走一遭，身上会留下浅浅一层白粉，几粒粉红的印痕，宛如经历过一场爱情，莫名的回忆在某个深夜突然出现，飞舞在黑暗中，发出轻微的响动。





林子里有成群的兔子，灰色，红眼，长须，后腿比前腿长，跑起来跟风差不多快。

冬天雪后，它从某处出来，穿梭在林子中间，或蹲在雪地里，找一些松果或更小动物的尸体充饥。深色的身体在白色的背景下，格外醒目。

前些年，有人在冬天频繁进山，野兔是最好最多的猎物。

到春天下种，野兔挨了一冬的饥寒，忍不住从山里跑出来，到田里刨种子吃。玉米、谷子、土豆，只要是种子，它都能灵敏地嗅到它们。很多人家在田里设了机关，它们稍不留神就会被机关暗杀，成为人家的锅中美味。

将肉连骨剁成块，放姜、葱、蒜、花椒、大料、辣椒、食盐，沙锅炖之入腹。皮毛做成护膝护腕，或用针线连在一处，制成褥子，铺在热炕上，渡好几十个冬天。

野兔肉是很好吃的。

山西某地特色食品为兔头。兔头上盘，少圆润态，头骨清晰，嘴略尖，眼睛多睁着，死灰死灰的。众人均啖之，但无人评说，滋味好坏，各人自知。眼眼相对，生死相望，令我盘中有你，谁能确保明天没有翻云覆雨手，令你盘中有我？世间物种，生生相安，其实才是大道。但物种之间互相残杀，互为食物，这种自然恒定的规律，无物能违。

护林人枪法好，专打其腿，擒之毛发完存。待其歇气，将内脏挖出，以丝棉或塑料回填，肚下拿针线缝之，眼里塞一玻璃珠，放在标本室里，野兔的魂散了，皮囊亦炯炯有神地注视着窗外。窗外流光涌青山，风云无限。

早年的打猎人喜好在野兔出入频繁期持枪捕之。近年，封山禁牧，护林防火，上山路关卡重重，人自觉，少有人入山猎物。

人与山，与诸树，与诸物，与诸神，均相安无事。

惊奇的是，野兔数量亦随之减少。是迁徙？是死灭？世界博大，瞬间万变，种种猜测，皆无果。

往年本地诗人有“风声洞口林涛歌”之句，好歹不究，只说这一腔热爱。诗中提及的修行洞在庙两公里处，传神仙于此修行过，并终成正果。

洞在北山，峭崖，周围树丛茂密，荆棘遍布，阳光直射，树叶隐隐散着水光。

沿直立的小道爬上去，洞内窄不容身。神修行的痕迹已了然无痕。

后当地人劈山斩石，塑神像，披红绸，燃香祭拜。并维修栈道，砌九十九级台阶。

通往神的路其实是无极限的。现在容易了，复感觉凡人的抵达，太过简单些。

身边人跪下。祥云浮现，神气冲天。

扭身向着苍山，郁郁葱葱，层层叠叠，众色相杂，深浅不一。久了，倒感觉暖洋洋的倦意，若归乡土之地，说不出的妥帖可意。坐下，地上是青石，栏杆是雕花，壁石上刻着花鸟，一派现代气息。远不如这一山的树木好看，有意味。

极目，群山延绵不绝。山连着山，水连着水，所谓人间，怕也不过山河二字。

神仙在洞内，日日对着这山河大地，几百年，修得风调雨顺，平安泰然。

一直顺着昏暗或明亮的林子朝东走下去的第一个村子，有个好听的名字：麻叶水。

风一摇，崭绿的、阔大的叶子上掉下一滴水，像珍宝。山的珍宝，神的珍宝。

这个自然村被树林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已从地图上永远消失，无人居住。

像其他被抛弃的村子一样，院子里蒿草密布，长得一人多高，家家门户紧闭。树上牵着的晾衣绳已烂掉，两截各在各树上，风一来，无力地摇摆几下。

土砌的猪圈、狗窝、鸡窝都空了。生锈的鸟笼被挂在铁架子上。猪圈里，满是秸秆，腐烂的一头结着黑锈。

一件深色的衣服上面沾着厚厚的尘土，衣角被石头压着。

房子是石砌的窑洞，十几孔的样子，窗户上没玻璃，窗纸早被风吹得破破烂烂，“𠂔”字柳木窗棂，黑洞洞的小窟窿，一个个大大的句号。

门上，锁生着锈，门缝开得倒大，似谁故意推开。探头望去，土炕自中央塌陷下去，几个大瓮七零八落地摆放在地上，有的倒了，倒下的口沿边，积着厚厚的土。

一切都表明日子曾经多么红火过。

黄土路，人走上去，蹦蹦的响，像水滴从叶子上落下。





人间是一场流水宴，你来我往，再热闹，再留恋，都要散去。
麻叶水的人，在另外的地方，亦愿活得快乐，幸福。

林子里有种大鸟，通体黧黑，光下泛紫，外表贵雅，喙长而艳红，爪呈油绿色，鸣声沙哑，高。本地人称：红嘴鸟。

此鸟身大，嘶声不佳。传其一旦养成，随叫随到，能看家护院，忠心无比。所以颇受人喜爱。

夏天，是红嘴鸟的繁殖期。

红嘴鸟多居于高处阴暗湿润的洞穴。

刚孵出的小鸟，无进食能力，必得鸟妈妈觅来食物，以喙相予，方能活命。

在白天，鸟妈妈常将幼鸟置于巢内，独自觅食。

小鸟进食少，饥饿感频发，嘶哑的喊声不断，于山间隐隐。

入林，走大约两里多，方贴进山壁，山壁呈褐黄，岩层岫衍，抬眼，日照当空，眼前便漆黑一团。林中无风，鸟声喧闹，闷热无比。某人脱衣裸行，一副彪悍模样。众沉默前行，全神贯注聆听鸟音，良久，走得热汗淋漓，喘声吁吁，都未有一二鸟音。复提议穿荆棘林向上，直抵鸟可能藏身处。遂往。

爬行更是艰难。转忽，裸行之人遍体鳞伤，好不可怜。

上到半山，四周树木环绕，都是近造的新油松，绿郁郁的喜色，加带着人工的痕迹。便知，错过了鸟巢。

错过是人生常态。最好的时光，最好的年龄，最好的机会，亦要错过对的人，对的事。

站在山腰，相顾无言，安静如树。

红嘴鸟，可能是相思鸟，白文鸟，鹇。其中鹇的可能性最大。鹇，形似鸡，背羽暗青灰色，腹面灰黑色，腹部中央灰白色，脚暗绿色。常栖河湖近旁。善游泳，以昆虫、鱼贝为食。头、颈具有角质裸出部分，称为骨顶，俗称白骨顶的为大鹇，红骨顶的为小鹇。

另：书上说的一种古鸟。

沿林路向北，一片古树群。山木多蓊郁，年年新植，但到底经不得枯、旱、火这些自然中难避的灾，生生死死间留存的一片古木群，使山在珍贵之上多了几分凝重。古木都是松，油松，高几十尺，粗两搂有余，都

是一两百年的光景，仰望，树树直插云霄，若梯子般，上了半天。古物从来是通灵的。传某年，山间大火，烧了三天三夜，山上的林子都烧光了，连土都黑了，飞的、跑的、窜的、爬的，所有生物都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整座山，只余这一洼古木。

古木群围裹小庙，庙内有正殿三间，山门一间，石洞三眼，禅房九间，保存尚好。新新旧旧的痕迹涂抹在一起，合成一个大院子，院子砖石相砌，走上去，悄无声息。主殿里有旧壁画，画里车马人物线条清晰，“文革”时用白灰刷过，后来工匠翻新，到底，亦未使古旧艺术泛出光芒，稍留意，便能看到哆嗦的痕迹。与神交接，人的恐惧总多于敬畏。神像堂而皇之新塑，多少也说得过去。

院里一株漆树，老得佝偻着身子，颤巍巍的，枝条都弯曲着，但主杆粗壮，纵裂，坚硬如铁。春夏绿荫遮地，枝条有乳白色漆液，开小花，呈淡黄绿色。结核果扁肾形，淡黄色，光滑。到十月，果熟，叶子开始泛黄至红。整个庙院，半天的霞红，分不清自天上还是庙里。

因之汁液有毒，可引起皮肤过敏，许多人都恐近其身，被人们称为神树。跟庙里的新神一样，披红挂绿，接受供奉。

庙北大石壁下，藏有一泉，泉口小窄，呈矩形，泉内水流不歇，有碑记载，此泉已存世几百载，名龙泉，泉水甜爽宜人，又名神泉。看林人说，建庙时的水都来自泉内，平时洗涮，浇灌，饮用，均来自此泉水。泉内有一线痕，水不溢不退，端端定在此痕上。想来真是神仙地界，古木，古庙，古泉，还有什么肉眼没见的呢？

周遭无风，静若陷于密处。仰望，日西斜，古松渐墨，愈发肃穆。漆树泛了黄，叶子落在老砖的缝隙里，一些碎碎种子模样的东西，忽隐忽现。

往年冬天入庙小住。两个看林人匀一间禅房于我。屋子不大，暗，土坯房，土炕，炕上有窗，窗上一片模糊的小玻璃，能望见外面的景色：庙宇深红的后墙上，隐约暗色的污迹，想是风雨岁月无意的残留。冬天的古木群，愈发沉稳，黑绿而直耸的枝条，被玻璃框切断。想象中，一些神仙从此上下，出入人间天地。

下午，把柴火从院里抱回来，自己烧火，先拿细枝用火点燃，放到火洞，然后慢慢地加柴，从细到粗，从疏到密，渐渐的，火大起来，半屋子的火光，烟雾散去，屋子里只剩下散发着松香的烟味。



晚上睡下，漆黑一团。耳朵里全是涛声，一波一波，滚滚来，滚滚去，人像在大海上漂移。偶尔有猫头鹰的叫声，仿佛就在头顶，地下便有响动。早上起来，晚间吃剩的瓜子洒了一地。

门帘是粗布做的，厚，沉，掀开出来，便看到细雪刚落，一粒一粒真真切切。山里天气，从来都是多变的。赵师傅说。小厨房里煮一锅粥，里面放了豆子、小米和南瓜，热气窜出门来，跟雪粒们合在一起，白茫茫一片。

雪粘在漆树的干枝上，一些粘住，一些落下堆到树根。一只鸟站在雪地里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又摇摆着走几步，不惧人。远处，灰蒙蒙的天，松林里雾气氤氲，似大口大口地呼吸，隐约有响动。

至午，山上披了一袭若隐若现的纱，天放晴了。整个林子被冬天的太阳拥抱着，却没有温度。直到起风，风声雷动，雪粒四扬，天地迷蒙。山上的树枝大幅度地摇摆，只有古木淡定如常，不摇不摆，却抖落了满身的雪意。

庙院里的雪厚了，晶莹剔透，若秘藏。

此间天气，深山，热炕，雪景，最宜猎一只野物，温一壶淡酒，相对畅饮，醉卧。岂不妙哉。

抬头，见廊下有蛛网，蛛已无迹，网依结实。一枚黑色的尸体被牢牢锁着。

正殿立有石碑六通，其中五通刻满功德人的名字，小，密密麻麻。剩一碑有记载：明洪武年间，王逃难至此地，见山上林荫密布，山鸟众多，人迹寥寥，遂居。

关于号希默的王，经过怎样的磨难，或造反，或冤屈，或躲避，或求全，如何逃于此山，隐渡山中岁月，再无片纸可证。

古木的树叶在秋天大把大把地落，若一位逐老之人，眼睁睁观着自己茂密的华发，在日日相近的晨昏，随时间一根根砸到地上。大珠小珠落玉盘啊，这千古妙句，却原来非喻琴音，亦非雨滴，它竟是时间的珠，参差落下，溅起的回声充满空洞和哀伤的味道。时间粉碎了记忆。

断流的溪水，山谷的皱纹，横亘在山间，充满岁月的风沙和时间的尸首。鸟从头顶飞过，漫山红叶繁茂，密匝匝的，像一句话说出来，因无人倾听，而化成一堆落寞，涌着，漫着，眼看就要衰败凋落，却一直守口如瓶。长了新叶，褪了旧叶，淋了雨，挂了霜，依旧面色安然，活着，

藏着。

如果泉水能证明王存在的事实，那又有些牵强，泉水已经不是几百年前的泉水了，它被冠以另一个与王无关的名字，也活了好久。想来，这是别人王的泉。

壁画上贴满与王无关的故事，男的、女的、跑的、奔的、坐的、睡的、骑马的、牵驴的、喂鸡的、赶羊的。生命真是繁华啊，每个朝代，每天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，都要经历如此众多的事件，在这些事件中，人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，并用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方式实现自己私己的愿望。怎样的一生才算圆满，从没有人能求证出这个简单的命题。门扇的缝隙中射进一缕缕暖黄的光线，照在记载王的石碑上，那上面，沉默的王冰冷，布满尘世的灰，在满山的红光中，暗淡如夜。

王死了。

世上的所有最终会停止呼吸，然后腐烂，成土，成泥，跟脚下的落叶一道，成为河沟里地被物层。王在几百年前，在最下面，跟许多虫豸的尸骨、尘土、叶泥们搅在一起，为污淤，结块，石化，坚硬如铁。我在浮世，烂着，腐着，死着。

风把更多的叶子带来，无数的蝶，盘旋飘舞在半空中，光线使它们纤细，薄透，经络分明，轻盈，欢喜，从容，寂静。

这是王的国。曾是，永是。

荆棘和野草，连带这遍山的老树新木，在春天，顶着满身尘灰，却蓬蓬勃勃，像一伙流浪的小孩，面上有被怜的意味，深处却快活无人能及。越往山上走，林子越稀疏，越寡弱。山顶瞭望台，两层小楼，外观颇好。瞭望台旁一孤松，细瘦歪斜的树体，顶着满满的松盖。伸手去触，松针扑簌簌掉了一地。

站在树下，俯瞰四周，苍茫一片。春寒料峭，山顶感受最深。山与天，天与地，灰蒙蒙地连接在一起。北方春天，绿意来得缓慢，最好的，还是山。

世间的绿，从这山上一泼泼洒出去，淌出去，成点，成线，成川，成河。

风声穿耳过，若惊涛骇浪来。草浪沿着山体一波一波卷，波波向上，翻涌着，推进着，似要到眼前，却又齐刷刷退后了，一浪比一浪低，低到了极处。得得失失，枯荣荣荣，来来往往，欣喜之中掺搅遗憾。所谓圆



第一辑



树